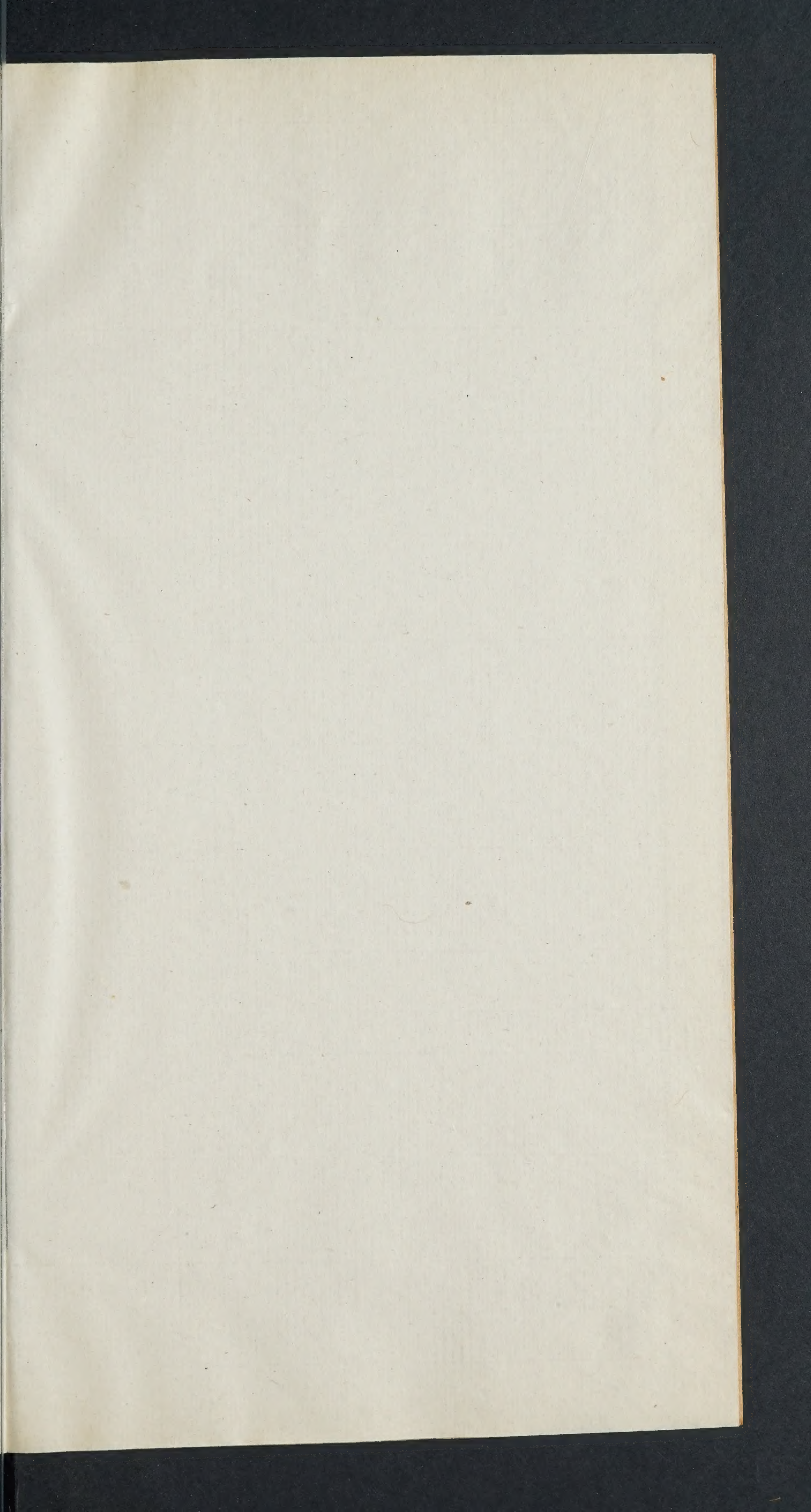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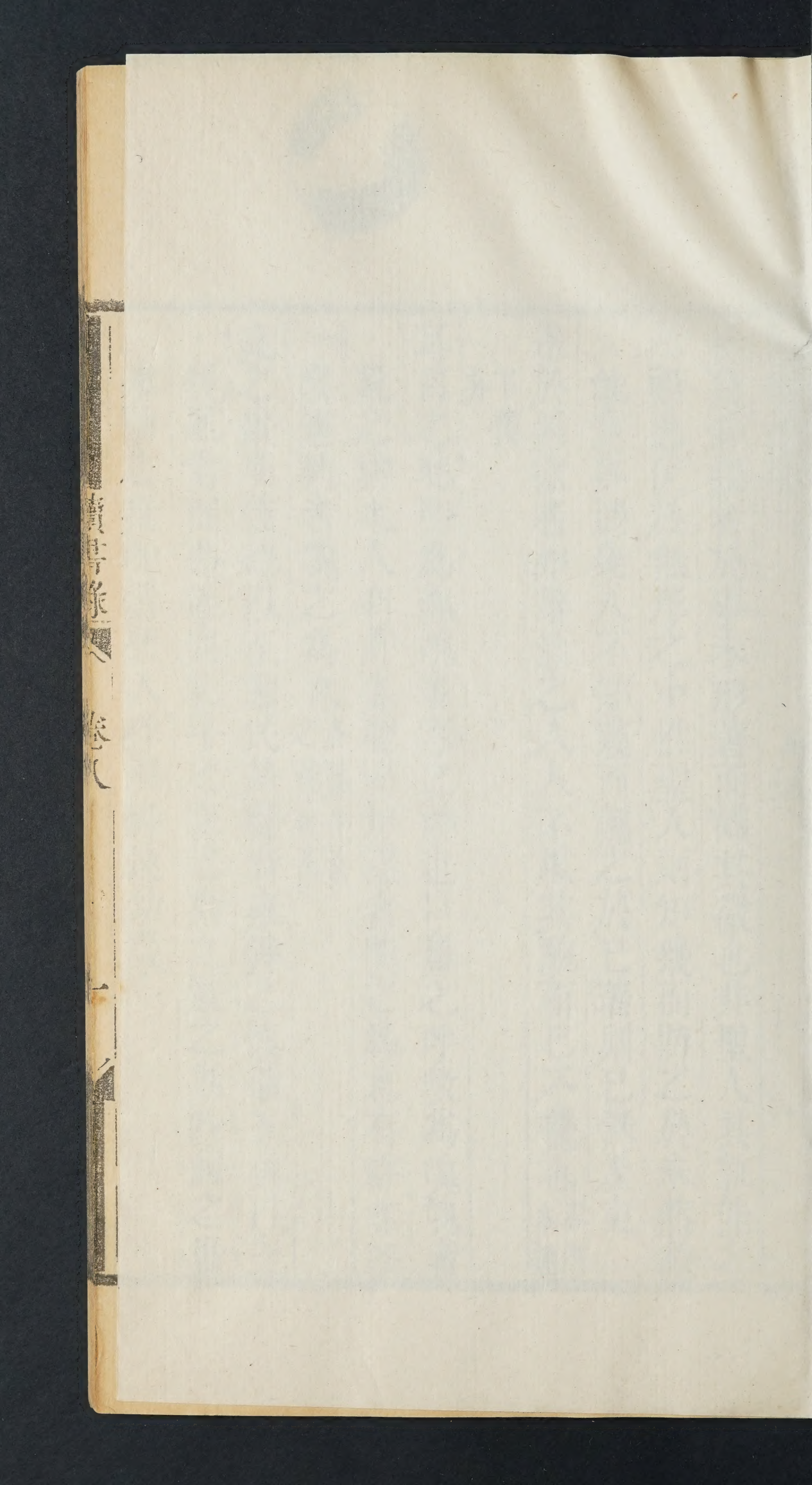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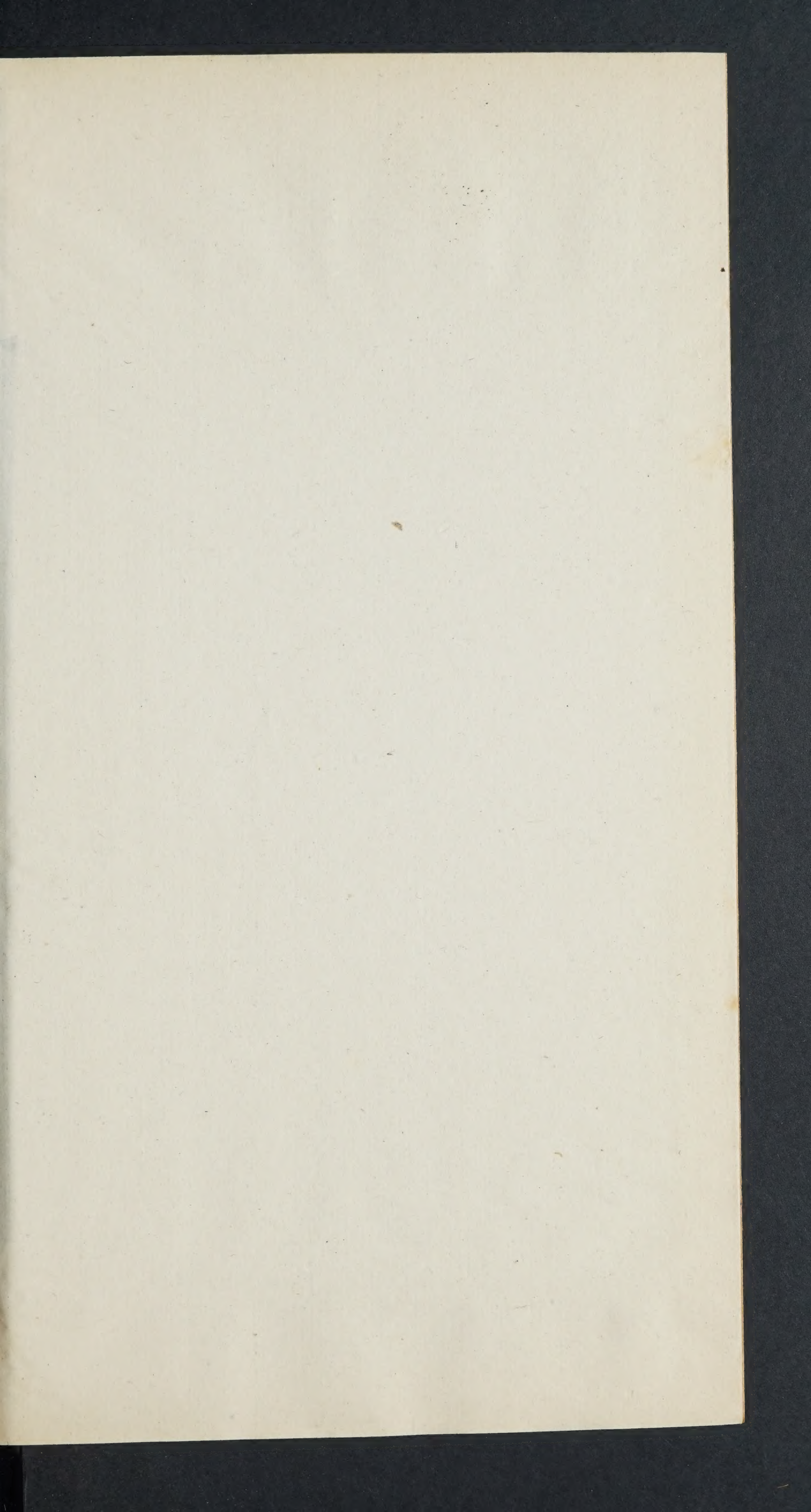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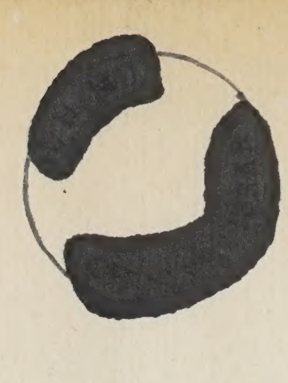








# 讀書錄卷八

所謂知幾者於事未形著而識其微也非聖人其孰能之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著則已無及矣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石門本連下節非）

耳目之聰明爲魄魄者形之神也口鼻之呼吸爲魂魂者氣之神也人有許多聰明知識者魄之爲也有許多呼吸運動者魂之爲也（洛陽本氣之神也節）

堯之欽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愼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史臣首敘堯舜禹之事有乾坤之道焉堯曰欽明舜曰重
華禹曰祗承則堯舜為乾禹為坤可見帝降而王殆以
此歟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官厚祿即有自滿之色觀臣
克艱厥臣及為臣不易之語祿位果可自滿乎

動而不息者陽魂也靜而有識者陰魄也

夜氣如泉源清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則生老則枯

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老（石門本而津本作子）不同處

變化無須臾之止息

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造化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無間斷無空缺

知而不仁如老莊之流是也

靜中之識曰魄動中之靈曰魂

草木之敷榮暢茂者神之迹其凋落枯悴者鬼之迹（石門本迹）
（下節非）

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于命也

朱子曰誠之有物不待形而有蓋雖冲漠無朕之中而萬
象森然已具矣

理義（河津本作義理）之心不可少有間斷孟子所謂勿（洛陽本河津本作忘）
忘是也

心斯須不存即與理義（河津本作義理）背馳可不念哉

烝民之詩二五之疇同一義也

至誠無息者大德之敦化萬物各得其所者小德之川流

一本萬殊殊與本不可分而爲二

朱子曰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此見作易之本義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理之生生不已也

知禮皆性也人能知崇如天禮卑如地便是成性存存而洛陽本無而字道義自此出也人之知不能如天之高禮不能如地之卑是壞其性而不存道義何自而出哉反此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只知崇禮卑便是成性存存

知崇禮卑成性存存應天地設位道義之門應易在其中矣

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

中庸之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溫故知新皆易知崇之事尊德性道中庸敦厚崇禮皆易禮卑之事

天者陽氣之實體地者陰形之實體

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

夫子之德溫良屬仁儉屬義恭讓屬禮

近世易詩書春秋四書傳註之外世儒纂集諸家之說附釋其後雖時有發明其實大繁複（河津本作復）汗漫而學者終不能遍觀而盡讀反於正經本旨日至蔽爲支離先儒燭籠之譬正如此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四書集註章句之外倪（河津本作伊）氏集釋最爲精簡其他割

襲舊說附會己意但欲起學者之觀聽圖己名之不朽駁雜浩穰害理尤甚（洛陽本下連卷後朱子著四書條）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閒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雲而雨者自無而有雨而晴者自有而無雷霆風露之類亦然

太極中無所不有分（河津本無分字）而爲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無所不在

元亨利貞文王之言也其理無窮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多（洛陽本以爲作借）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聖賢垂訓之

意果安在乎

寒暑往來有一定之節萬物生育有一定之形人倫綱常有一定之理是皆太極爲之主竅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也

新竹有露者津液上行結而爲露也如人髮中有汗然晉縣分司偶觀新竹記此

因觀鳥鳥哺其雛仁心藹然可見

天地分明一大父母生出無限小父母來

知道則自簡

漢高祖取天下大抵能用羣策如下陳留用酈生之策還軍霸洛陽本灞津本作灞上攻嶢關用樊噲張良之策從漢中東兵用韓信之策守滎陽成皐又用酈生之策捐金間楚

用陳平之策封韓信齊王追項羽垓下以地封韓彭英布使自爲戰又用陳平之策及天下已定徙都關中用劉敬之策悉收羣策而用其長此所以破秦滅楚不五載而成帝業

校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河津本作無言欲人無知莫若勿河津本作無為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朱子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此知言所以能知人也

天地萬物皆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其一分分殊也、

通書一誠字括盡

通書與太極圖表裏

只一復卦多少義理天道人事無不備

讀易在識時勢

存心不失爲中應事不差爲和

中也者至德也和也者要道也

地泥城隍墻皆土也孝慈恤愛惻怛皆仁也理一分殊於

此亦可見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理一爲仁分殊爲義

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

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者正以明此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升降爲言耳此中庸

或問朱子之言死生之說不過如此

昔人訓皇爲太極爲中皆虛字也朱子非之謂皇爲君極

猶屋極之極則二字皆實矣蓋謂極居此物之中則可

便謂極爲中則不可近因道出武定州北門洛陽本作偶觀

郵亭撮頂一木居中衆木四面輳之此正所謂極也因

朱子之說而記余之所言如此

太極圖假象以顯義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爲人君當然哉凡爲

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爲愛民保已之法也

周公作無逸告成王遠舉殷之三宗皆繼體守成之君欲

成王有所法也近舉太王王季文王皆周先哲欲成

王有所嚴憚以修其德也其意切矣

無逸書後世爲人君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乃無逸一書之要

天轉正如車輪之轉蓋側轉也如八月初昏斗柄指酉至
天將明時看之則斗柄却指卯矣以是知天一晝夜側
轉一周而斗柄亦隨天翻轉指卯也

讀呂刑之書穆王不訓德而訓刑又可見當時世道之愈
下矣

書終於秦誓聖人之微意歟

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耳

性理大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於篇端默識而考道之則
一書之理不外是矣并獨性理大全一書不外乎是以
至五經四書與凡聖賢之言又豈有出此圖之外者哉
嗚呼其旨深矣

康節曰一動一靜之間乃天下之至妙至妙者蓋指貞元

閒太極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蓋靜極復動即貞下起元即康節所謂貞元閒太極也

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蓋始言一理即天命之性也中散爲萬事即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爲一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即天命之性矣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洛陽本作力即傾慕豈非失其本心乎噫弊也久矣

高則明博則厚觀之天地可見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日入而羣動息日出而羣動作一息一作者其易之闔闢

方生不入於里耳折楊(石門本河津本作楊)皇荂則嗑然而笑言

不上(莊子作止)於衆人之心驗之世俗誠然

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爲己之學後世皆藉(石門本作籍)此以爲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洛陽本上連卷內四書集註章句之外節)

夏葛冬裘飢食渴飲朝作暮息之得其正者皆時中也

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爲術也

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靜無不括

盡

太極圖遠而萬古近而一息無能外者

先天圖十月純坤初爻中已有十一月復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圖右半陰中陽也先天圖四月純乾初爻中已有五月姤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圖（石門本無圖字）左半陽中陰也

由是觀之先天與太極圖亦未嘗不合

靜看太極圖斯須離之不可得也

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為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洛陽本作之誠心）謙德矣

史記日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古人用字最密如冒色之冒字是也

火木陽也生於陰陰中有陽也水金陰也生於陽陽中有陰也

心所具之理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忠信立身之本

惟誠無間斷破缺

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爲石門本兩本無爲字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爲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爲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即無極而太極觀之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石門本森然陽本作森

己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

此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體用一源不可分體用爲二顯微無間不可分道器爲二

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之賢豈非命歟

只是一箇性分而爲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

義者天命之性也君子行義而盡其性則天命在是矣

所行者善則吉所行者惡則凶所謂無卜筮而知吉凶也

中庸之理不離乎動作語默人倫之間知者鮮矣

過一分爲太過不及一分爲不及此中庸所以爲難也

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程復心將太極圖中着一氣字又從而釋洛陽本作識之曰太

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乃漢儒涵三爲一老莊指大道

氣之說其失周子朱子之旨遠矣

理氣密匝匝地眞無毫髮之縫隙（河津本連下節）無大無小無內無外一以貫之

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盡夫婦之道而得其知盡事兄之道而得其禮盡朋友之交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以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聰明止（石門本河津本作正或訛）肅恭重之理又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太極圖自一理二氣五行成男成女而化生萬物亦無往而非理一分殊也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不全人能

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之或失則亦天
之孝子矣

理爲萬物之一源理一也萬物各得一理分殊也

天道無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著萬善全
其致一也

大德敦化理一也小德川流分殊也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爲
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畫前之易太極中森然已具者也

太極雖冲漠無形而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無窮
之數已森然具于其中矣

太極兩儀四象以至六十四卦體用一源也自六十四卦

以至兩儀太極顯微無間也

余往年讀楚詞喜其華今讀楚詞喜其實蓋其警戒之言亦皆切己之事也

目之逐物最能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河津本作爲字

私意最難去故程子謂克己最爲難事惟嘗用力者知其難

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遏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慾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法洛書以敘疇聖人之心與天

地之心分明爲一

未有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之理已具於冲漠無眹之中

未有兩儀四象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已具於太

極之內乃所謂體用一源也

即樹根觀之須思未有根之前而冲漠無眹之中而樹根

之理已具逮夫氣機一動資始（石門本作死非）資生而理亦隨

之樹之根由是生焉

太極圖理一而分殊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之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石門本連下節）

天地萬物體皆虛而理則實

四時溫煖寒凉之氣入體無不覺者則人與天地同體可

知

程子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非特易爲然太極圖亦是已

無窮盡無方體太極是也

理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

有高才能文章坐此而取敗者多矣如禰衡孔融之徒是也非特古爲然今亦有之可不戒哉

太極圖水火木金土五箇小圈子即五行各具一太極也其下一小圈子乃理氣妙合而無閒也又下一大圈子乃氣化生出男女牝牡雌雄而各具一太極也又最下一圈子乃男女已生之後形交氣感形化萬物而各具一太極也

大德敦化者中也性也一也小德川流者和也情也貫也

讀太極圖說句句體貼向身上看自有無窮之味

以太極圖反求之身心動靜之間無一不合

天地陰陽古今萬物始終生死之理太極圖盡之

良心開而天理明猶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良心蔽而天理晦猶爲閒不用則茅塞之也

自子至午陽氣方息而伸者神之迹自午至亥陰氣方消而屈者鬼之迹也

中是性情恰好的道理以其平常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中之理所包甚大存於心而不偏不倚發於情而無過不及以其可以常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即中庸之至誠無

也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擇其人乎

偶過長清知已斷一獄事不得其平重有感於心而知天下之獄不得其平者多矣正統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平燈下書上兩節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雨露雪霜只是天地之氣蒸結而成者如人之呵氣遇冷成冰結鬚其理可見

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會盟而不知有天子之命非義甚矣

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事物當然之理如父子之仁之類是也所以當然之故乃

仁義禮智所自來在天爲元亨利貞是也

春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

夫人姜氏如齊師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所謂直書其

事而其義自見也

春秋書法意在言外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春秋直書其事使人思而得之

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洛陽本作義惟朱子只主本義河東本作意而

無泛論

春秋大抵多微辭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真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欲句

學守守盡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言春秋大義可見者尊君父討亂賊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

莊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洛陽本無之字）所在聖人尊（洛陽本作遵）之此言近正

安其內不求於外見其大而畧於小（正叔五年正月十八日分司夢得此論因記之〇洛陽本夢下有中字）

小人不可與盡言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待小人嚴而和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易大象皆以義理言

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與曾點言志之意皆天理流行之妙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德石門本河津本作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之事也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資始資生固乾元之氣而其理則太極也

風霆雨露之氣所以成物者皆太極之所為也

大氣石門本河津本作極恐非發生一切有形之物而太極為之主

以鼻息觀之呼感得吸來吸感得呼來

暑為感感得寒來則寒為應寒復為感感得暑來則暑

感應又爲感感又爲應應於是見感應之無端

感應之理於太極圖陰陽互根見之

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感自外來應由中出

天地寒暑人生盛衰其密移之機無毫髮之間斷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學者自幼便爲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萬化變則通不變則隔礙洛陽本作礙隔而不能成化功

太極圖如水一源流而為千支萬派却都只是源中水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為易也

因小生對句便知有陰陽

太極只是性

太極是性之表德

宋文帝子劭巫蠱事覺不能斷以大義誅之卒有合殿之變正所謂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聖賢著書立言句句明理非欲言詞之富麗也

易横圖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

三十二而六十四太極圖則一理二氣五行男女遂至於化生萬物雖所推有詳畧之不同其爲理氣則一而已矣

太極圖上一圈純以理言而其下餘圈則兼以氣言然上一圈即在下餘圈之中所謂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入熟寐而有知覺正如純坤卦下一爻中有陽動之幾也其理妙矣

如王莽之徒竊人之國皆引先王之事以文其奸即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者歟

鳶飛魚躍即取之左右逢其原之意言道無所不在也

鳶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於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兄必友（石門本河津本作發）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

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蟲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風霆雨露之各以其時皆鳶飛魚躍之意所謂活潑潑地也物之觸目觸耳者皆活潑潑地之理

風動林木即鳶飛魚躍之意

屈以感伸伸爲應伸又感屈屈爲應屈又感伸伸又感屈
屈伸感應如循環之無端

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二夫子之心者當於此觀之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故有知言之明乃可以折衷羣言不然去取必失其當

讀書講明道義求日用之實理也若讀書而不講明道義則溺心於文字之間終不能知實理之所在

得新民止於至善下文而繼之以知止而後定靜

得以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皆由知止定靜安慮而

一後得止於至善也

男女氣化之太極與萬物形化之太極一也

氣化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形化言萬物而男女在其中

互文也

但是血氣之物靈於他物飛潛動之物靈於植物而人又

動物中之尤靈者也 石門本河津本他物節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人雖各是一體其實與天地萬物渾融相合無一毫之間

蕩滌胸中無一毫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

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庸即中和之理平常而不可易者非中和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涵養本源是尊德性之事思索義理是道問學之事不門本連下節非

中和不可須臾離蓋靜而不存則有不中動而不察則有不和此中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人之學道由經而入窮經有得則道不在經者可默識矣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於太極圖解

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物洛陽本作次故義屬之木有生意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禮屬之土則質實故信屬之

屋極北極爲有形之極太極乃無形之極也故曰太極太

無極皇極之極以物之在中而言如屋極北極之義若

即訓極爲中則非矣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程子所謂

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人日用求太極只中正仁義便是此理然仁義中正是各

具之太極五性未發乃統體之太極也

五經四書小註不勝其繁讀者誠有文滅質博溺心之患

非有過人之識而欲纂集羣言以折衷聖賢之經旨多見

其不知量也

鐵中生火陽生於陰也

就天地萬物中各具一理者各具之太極也合天地萬物

為一理者統體之太極也

天地間理無（河淮本作無理）空缺處人終日在太極中而不知也

忠信積久可孚於人不然則言出而人弗信矣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輕諾則寡信

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慎言乃進修之要（河淮本連上節）

讀書錄卷九

是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萬物之理其則也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言宜時時深體之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石門本無之字）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者進爲之方如學問思辨博文約禮之類是也循此而進潛翫積久則有自得之妙不循此而進徒事於記誦辭章之末欲求自得之妙難矣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洛陽本無觀諸以下七字）

有物有則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陳仲子亡（洛陽本作忘訛）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為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敬之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成王之學日進於高明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元亨誠之通寂然不動者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亦於人心見之

觀敬之詩成王真得傳心之學者也

視箴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也

讀西銘始（河津本無始字洛陽本作如）見天之大

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一節皆狀仁之
體自子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

余病頭風久不敢讀書因念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之
語原憲之學尚未至於仁况未至於憲之學者可不勉
乎

聽人之言便識其學之淺深

聖人之博博而約以其有此理也衆人之博但務聞見之
廣而不察其理之有無此所以異於聖人之博也刊濫本作
與

好爲怪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

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之（石門本河津本無之字）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先儒月映萬川之喻最好喻太極蓋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統體之太極即各具之一本其各具之（河津本太作一）太極即全體之萬殊非有二太極也

推之於前不見其始引之於後不見其終此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仁義禮智信五字括盡小學一書亦括盡五經四書（石門本[illegible]）

[illegible]有差故君子慎動

見理明則處事熟如庖丁解牛矣

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原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間也

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體用一原也即事即物而理無不在顯微無間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見道器合一之妙

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周子太極圖說字字貼在圖上朱子解亦然

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耳平日與門人言者

極少

道以渾淪言之義以條理言之

孔門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顏曾二子其次惟子貢庶幾焉

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旨深矣

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己之私也

大而無外天道之於穆也久而無窮天道之不已也石門本連

下節

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石門本無者字太極也蓋太極有動之理故動而生陽太極有靜之理故靜而生陰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爲性人能盡其石門本無其字性是亦公共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石門本作競非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在在處處時時刻刻事事物物有道也須要識得

聖人之言如著龜曰吉則吉曰凶則凶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蓋進而盈減樂也以反爲文退而減

斂禮也以進爲文

惟正足以服人

孔子微辭奧義多在繫辭伊川微辭奧義多在易傳

德是得於心行是德之見於事者如仁義禮智德也仁形河津本作行下義禮智同於孝親義形於事君禮形於長幼智形不門本上俱作形此作行於夫婦之類皆行也

治夷狄之法只當謹守疆場不門本河非本作埸非勿使侵軼而已窮治不已必爲中國患如秦皇漢武是也

二十三四夜深時月初出東方其終魄於東之光比未望

載魄之光尤光明者蓋初昇洛陽本作升之日光尤甚西下之日色散其光明如此

舍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者是猶惡覩泰山而喜丘垤也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必上達乃有天知之妙

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是聖人之心與天河津本天下有地字爲一

論語言知我者其天乎是天與聖人之心爲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得言而顯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蓋能得[illegible]

所以言則於聖人之言仁便知聖人身上何者是仁言

義便知聖人身上何者是義以至聖人凡所言之理皆

於聖人身上求其實則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

者可默識矣

宋儒亦有流於禪者不可不察

偶見一伶人於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

喻曰此伶此童（不門本裕陽本無此童二字）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

恐懼之心勝也賤技（裕陽本作伎）且然君子學道必常（裕陽本作）

當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

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處事識爲先斷次之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人不自知其過者不明也

作官常知（不門本洛陽本作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己之勢知人之勢亦猶是

當推以同之

省察存養不可毫髮間斷

作官一事不可苟

朱子曰觀其始合之不正知其（河津本無其字）終之有敝蓋人之相交始合不以正欲其無隙於終者難矣故交在謹始（不門本連下節）

人以說而動未有不失其正者

礎潤而天雨霜降而鐘鳴氣類相感也

心無妄思言（横語似當作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

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道無得於言而著無非道也識者鮮矣（不同本而諸篇）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爲之加善人毀之使無可毀

之實不可爲之加戚惟篤於自信而已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不可因人

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纔呼即吸纔吸即呼無纖毫之間陰陽消息亦然天人之

理一也

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莊生之言亦

可取

輕言則人厭故謹言爲修身之要

靜可以制動

大者弗察掇拾小者以爲之不知類甚矣

人眞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時則不見矣故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倖

爲治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所爲不過俗吏法律之事爾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榮（石門本河津本無榮字）不足以動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人不知而不慍最爲難事今人少被人侮慢即有不平之

意是誠洛陽本作成德之未至也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恒人不可與言上正猶徐無鬼武侯之對也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劉靖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爲之興起誠足

以廉頑立懦

側媚小人惟得是務不自知其可賤也

劉靖修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

未同而與河津本無與字言古人所深恥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真是天理民彝不可泯滅

立得脚定却須寛和以處之

但當自求其(古閩本無其字)所未至者知不知在人我何與焉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所貴於智者為能別賢否分是非也是非賢否不能辨焉(河津本作焉足以言智)

舉萬物莫能尚其過人遠矣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為道學之宗也

千萬人一人宜其識非常人所及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救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節財利之用

聖賢悲異端為其陷人心耗財用貽害之大

[illegible]世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民窮

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人君日私欲弥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者離[illegible]

晉達理亦名言也

無深遠之慮樂淺近之事者恒人也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詩之意深遠矣非孟子孰能知之

無妄語入誠之門深宜體此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劉立之（河津本作中立自恐非）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

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

伐之有

進將有為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記曾點之言志獨詳其本末亦見道之大意有與

宋鑑取予是非未當者多讀者宜自謹擇

顏子為仁之效天下歸仁仲弓為仁之效邦家無怨其大
小可見

漢初君臣大抵尚詐如躡足封信蕭何賤市民田漢祖詐
遊雲夢之類此其為雜霸之治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為一

太史公作屈平傳有感而然也

太史公作賈誼傳不載治安疏載弔屈原鵩鳥賦亦有感
而然

變法去秦無幾觀武帝時可見

天地上下同流是乾道變化萬物各得其所是各正性命

爲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性惡

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贊修朱子因濂洛

諸儒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右門本測律本述下節

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爲之發明後世紛紛莫知

所定論矣

理無形也假象以顯義易卦太極圖皆然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之道晦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氣有（石門本作無非）消息理無窮盡

理無方體無窮盡

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實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陳北溪曰理是在物當然之理義所以處此理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不但動時如此雖靜而有得於心即所謂德（河津本連下節）

默而存之有得於心非所謂德乎

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禮處便是復

禮

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竊疑知覺之所以能洛陽本無能字知覺者由生理之流行而無閒也生理是仁知覺是智如人一身生理周流無閒是仁有是仁方能知覺痛痒生理不周流則不仁不仁則不知痛痒所謂手足痿痺不仁也

仁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故有知覺不仁則此心頑然無知覺矣

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

體言理用言象體用一源言理而象在其中顯言象微言理顯微無閒以象言而理在其中

天以一理賦與萬物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於全之中又有

氣質昏明強弱之不齊惟生知上聖氣得其淸於全者無所蔽中人以下則氣質昏濁而全者不能無蔽與物之偏者無異此人有近於物者物於偏之中又有得其一端之明者如雎雉有別蜂蟻君臣之類此物有近於人者但物之氣質之偏終爲所拘不能通乎理之全惟人能變化氣質則有可通之理故張子曰善反石門本作變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石門津本者下有存焉字

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蓋知言則理明於人之賢否無遯情如鑑之照物

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

動靜以天命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竊謂天命即天
道也天道非太極乎天命旣有流行太極豈無動靜乎
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則動靜
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實太極爲之也使太極無
動靜則爲枯寂無用之物又焉能爲造化之樞紐品彙
之根柢乎以是而觀則太極能爲動靜也明矣

宋高宗中興之主陳少陽岳飛皆死於讒佞信用汪黃秦
檜之奸邪其不亡者幸而已

水火木金土五行雖各具一性却總是一箇太極之理但
五行之氣各有所偏故所得不全耳如普照萬物總是
一箇日光而得其光者有偏全由物有大小不同而日
光則本無不全也朱子所謂五行各一其性而太極渾

然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無不在者此也

朱巖宗崇道教直宗啓之也其效可見矣

語大天下莫能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天下莫能破

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不合

性如水水本清被泥沙濁了便濁了也只得謂之水性本

善被氣質夾雜惡了便惡了也只得謂之性故程子曰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此也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為一

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

語人也石門本洛陽本與張[illegible]

# 讀書錄卷十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理無空缺與人心之性渾合無間

敬以直內之語自夫子始發之至程朱發明其義無餘蘊
矣

陽動之時太極在陽中陰靜之時太極在陰中以至天地
萬物無所不在此理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

太極圖上一圈之中冲漠無朕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
象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而太極
之理隨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程子曰以小人貪求不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此
即孟子所謂求有益於得者求在己者也

董卓郿隖之金亦愚洛陽本作還訛矣哉身行不義自斃而已其能有之乎

治亂無不自微至大洛陽本作著下無看字看復姤初爻可見

惡由微以至大坤之初六可見

尚義則道日長尚利則道日消天下治忽分焉

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異鴟鴞洛陽本鴟下有之字得腐鼠而嚇鵷鸞也

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人已一也浚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

姤之一陰生於下羣陽不能自立君子謹之

夏月陽氣充盛萬物暢茂嘉美之會也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河津本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

意深矣

秦惡聞其過而亡漢好謀能聽而興豈非千古之永鑑

天理本順而自逆之是故惡夫鑿者

烏知擇巢人不知擇所處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羣姦得志

終至僨國豈非後世之鑑

昭烈孔明抑於史筆之不公至朱子綱目然後大義明於

萬世（洛陽本下連續錄卷五作史者不可節）

朱子楚詞集註成於晚年所感者深矣

元劉靜修不屑就其意微矣

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爲身謀也

聖賢之言專務明理不尚文彩然理明字順自無不文常
人之言專尚文彩理苟未明文亦何用

萬物美惡精粗不齊者皆氣之爲也

耳目口鼻小體也皆能知聲色臭味心大體也反不能知
義理是非惑莫大焉

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

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
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不
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

萬事差錯只是是非顛倒

人欲肆而羞惡之心亡矣

人知論人之是非而已之是非則不知也

吮癰舐痔而得車多者小人之無恥也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矣

因默念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繼成皆以氣言則陰陽字說善性皆以理言則道字說及檢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鄙意合因志之

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 河津本也 下二節

陰陽之外無一物

繼善成性無須臾止息

往年在湖南嘗行沅州北淵谷中霧雨蒸濕及登高山絕頂則日光晴霽俯視沅州城郭及衆山之低小者雲氣浮繞往來其間驟如奔馬開闔萬變是時必雨於其下矣以是知雲氣最低方雲合而雨之時日在雲上未嘗不光霽也

天最高日月星辰次之雲氣最（河南本作則）低凡雲氣皆在日月星辰之下以是知其最低也

邵子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剋之陰也蓋自乾至泰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凡八卦共四十八爻分作四分每分十二爻其三分三十六陽爻其一分十二陰爻也又曰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剋之

也蓋自坤至否坤剝比觀豫晉萃否凡八卦其

八爻分作四分每分十二爻其三分三十六陰爻其一分十二陽爻也

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來一箇源流出百千道水來卽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己推己者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己爲忠推己爲恕也始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己推己其施無窮則知一貫之理無（石門本河津本無無字）不盡矣（洛陽本明矣節）

中庸之忠恕乃學者盡己推己之正名卽程子所謂動以人也論語之忠恕乃聖人自然之忠恕卽程子所謂動

以天也

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太史公言漢武帝譴死鉤弋夫人與凡有子之嬪御爲能杜絶後來之女亂是則然矣亦非仁者之心也誠使家法嚴倫理明則後世之女亂非所憂也如文王之修身齊家以及天下欲使萬物皆得其所何至不仁如是乎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是其自然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即所謂良能也洛陽本之妙節

天地之開闔世運之興衰日月之往來晝夜之變化寒暑之推遷萬物之始終皆陰陽之氣屈伸消息爲之主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海水是衆水之聚與山澤通氣有源之水不同嘗問海上居人海水味鹹其海中山島有泉之水却甘以是知海水與有源之水不同

陰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亦豈在陰陽外所謂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周子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言萬物而男女在其內互文也

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迎侯生生直上載公子上坐此載字亦加載之意與老子屈子揚子載魄之載（洛陽本無載字）字同義（洛陽本作義同）

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艱語以見於文辭者雖日明理失平易之意矣

陳平以金間楚卽戰國之術

有以釋老機巧之言解吾書者幾何而不陷於異端乎

文武成康之治一變而爲春秋再變而爲戰國極矣

朱子曰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地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

程子易傳質慤精深廣大微妙朱子本義亦有不能出其外者

程子之易主孔子多（石門本河津本作但）與本義（河津本作未非）不合

人之爲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知而不去爲智雖知不能固守而去之焉得爲智

四方上下往來古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

正窮只是欲人存天理

人物皆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所謂天地之塞吾河汾本作其謬其體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體性

人與物皆同所謂理一也然人得其氣之正而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而理亦偏聖人尤得其氣之最清最秀者故性極其全與天地合德賢者稟氣不同本作其識次乎聖人故其德出乎凡民皆分殊也

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

夫子四教忠信爲文行之本

思量萬事萬理不過一實

爲學不實無可據之地

人之所爲一有不實即爲妄矣

人而不實無一而可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千言萬語只在實
因讀天地之塞吾其體之塞字益知上下四方氣之充塞無絲毫之空隙
天地之塞吾其體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踐形則能全天賦我之體盡性則能全天賦我之理知化窮神者樂天而能踐形盡性也無愧無忝者畏天而求踐形盡性也
古語云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如古者無道之世若

[illegible]者隋若武氏之流方其勢燄之時虐焰如烈火不[illegible]
近此人定勝天也及其罪盈惡稔人怨天怒勦絕覆亡
之無遺有此天定勝人也善惡之報豈不明甚信古語
之不誣

繼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陽也成之者性人物稟
受一定而不易陰也

繼之者善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就人物稟受上不門
本無上字說

萬物至大者皆有外惟理之大無外萬物至小者皆有內
惟理之小無內

天地萬物皆虛惟理最實

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太極都在裏許

朱子謂河圖之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蓋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皆兩其五行也自其著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所謂顯微無間也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眹之中而動靜陰陽之理已具於其中矣所謂體用一源也

理氣象數初不相離如乾之健理也其象天（石門本河津本作大）象也其所以爲象者氣也氣之有次第節限者數也

豫上六（石門本河津本作九非）曰冥豫成有渝無咎復（石門本河津本作謙非）六三頻復厲無咎皆遷善之門也

以五乘十二六十也以十二乘五亦六十也即參伍之義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善惡也

朱子曰大槩看易須離了象數之言聖人自解得極精審

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惟主孔子

能艮其背便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亂亡皆由於此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如成湯自其征伐之先已有徯蘇之

望是未占有孚也

朱子之易惟主卜筮與程子異其論亦有不出程傳之外

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存天理去人欲

天之道知也地之道仁也聖人與天地相似者知仁而已

知周乎萬物者知也道濟乎天下者仁也樂天知命故

不憂知也安土敦仁故能愛仁也天地之道不外乎仁

知聖人之道亦不外乎仁知此聖人與天地合德也

易曰（河津本無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成以氣言從陰陽字來善性以理言從道字來

程復心大學章句圖首畫太極圖中間着一氣字是以氣言太極周子無極而太極專以理言也程說曰太極者有象惟一氣耳是即漢儒異端之說又豈識所謂太極哉

河圖之一奇一偶造化之一動一靜人之一呼一吸皆一陰陽也

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政（河津本作正）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

光武以讖緯論學何以爲出治之本

陽無時不相勝陰退則陽勝陰無陰字……

一陰一陽相勝而不已也濟陽本無陽字河津本無而字

剝盡為坤陽生為復夬盡為乾陰生為姤聖人於陽曰復於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

東漢黨錮諸君子正不知羣陰並長之時而欲力勝之難矣

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為一異乎漢末諸賢矣

漢末諸賢先儒謂一變則至於道

後漢賢者刻意尚行若不可及槩以中庸之道則有不合者矣

太極理也生物之本陰陽五行氣也生物之具男女萬物

皆自此出而理氣則渾融無間也

至大者道也聖人之門而道存焉游其門者難爲言可知矣

三代之後有漢世道之大降也河津本下連三代聖人節

地處天中而有盡天包地外而無窮

三代聖人皆以道治天下漢高不喜詩書至溺儒冠豈非世道之大降與河津本無與字上連三代之後節

漢高有功於天下固大矣其修身無本治家無法以詐御臣下視禹湯文武爲何如哉

上下四方理氣充塞無窮盡無方體

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誦讀爲習此特習所知之一端

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道不可離如此存養省察之功（洛陽本作力）不可須臾或（河津本無或字）間也

陰陽變易自人身以至天地萬物無時不然知此則知易矣

人動作皆以天則無妄不以天則妄矣

曾點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之意

蓍龜雖是卜筮之物聖人却未必用而神靈之理已具如武雖是殺人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

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說神武而不殺

神武得其理而不假其物猶蓍龜得其神之理而不假卜筮也

顏子問仁專言之仁朱子以心之全德釋之則仁義禮智之德無不包矣

論語多專言之仁

體用一源是隱而費顯微無間是費而隱

程子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爾讀書之法皆當由辭以得意徒得其洛陽本無其字辭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學也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實理皆在乎萬物萬事之間聖賢之書不過摸寫其理耳讀書而不知實理之所在徒滯於言辭之末夫何益之有

大德敦化理一也小德川流分殊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理一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

殊也

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統天地萬物言之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一理分殊也就天言之天一理也而天之風雲雷雨之屬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地言之地一理也而地之山川草木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家言之一理也而人之父子夫婦長幼之類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人一身言之一理也而四肢百骸（河津本作體）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一國天下言之莫不皆然就一草一木言之一理也而枝榦（河津本作餘訛）花葉之不同分殊也理一行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一以貫之即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即一理而分殊也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隱屋之間可見因有詩曰日射屋山內烟華幾丈虹游塵從此見長滿太虛中

爲學第一功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天地有動靜之復無善惡之復人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聖人無復者以善惡而言也聖人之心渾然至善未嘗間斷故不見其復若動靜之復則亦有之

趙宋立國規模不如漢者以封建之法不立無藩屏根柢

之固故一遭變故蕩然不可維持也

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佐趙太（石門本河津本無太字）祖定天下蓋亦大言而已其實未見行論語一言也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使趙普真知此理其肯定陳橋之策乎

趙普克伐怨欲必行其功雖大而德或未也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響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

一理也

鑒固在中必未感而通已有鑒未動則影已具其體動靜

未[illegible][illegible]嘗固在也伊川書曰且更涵養講論未喻者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尹曰譬如

適普克伐怨欲必行其功雖大而德或未也

仁而得仁能道普通於此理其肯從陳搖之策乎

亦大言而已其實未見行篇一言也如伯夷叔齊者

遇普自謂以年論當於進大學未嘗本河汾擬王天下蓋

人固敢一遭變故遽然不可錯措也

讀書錄卷十一

誠即五常之實理非五常之外別有誠也如實有是仁實有是義實有是禮實有是智是也

即理而物在其中即物而理無不在如未有此宮室已有此宮室之理及有此宮室而理即在宮室之中如未有天地萬物已有天地萬物之理及有天地萬物而理即在天地萬物之中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石門本洛陽本不在節不在

名臣言行錄載伊川爲講官時文士歸其門者甚衆而伊川亦以天下自任議論石門本河津本作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竊疑石門本無疑字此八字或記石門本言者之過伊川知易者河津本無者字豈容信口議論褒貶而無顧避乎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人爲學(洛陽本作道)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予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忘與助學者之通患

宋徽宗結金人攻遼之事始於童貫挾馬植來小人之廢亂也如此

太極只在乎動靜而已

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其曰精者即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曰蘊者即包(洛陽本無包字)涵無窮之理也

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

易有太極易即陰陽太極即道也

澤藏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有本之謂也莊子曰聖人貴精此之謂歟

河圖洛書萬數萬象萬理之源

天以至理示人者河圖洛書是也

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者修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劉靖修敘學有博文之功無約禮之實或非其所作或其

少作也

河圖具五行之數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仁義禮智無不在焉

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奇數二十偶數二十中虛五以象太極是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

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象數之理即太極也象數理氣渾然無間理雖不雜亦不離也洛陽本極也節

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狥之哉

伊川晦菴爲講官時姑取以備故事資口耳而已二子即以真知力行望其君宜其不合也

誠也五誠其悔無悔悔背內誠所不見之地則無悔武王

不忘遠常之

太極解未至此而修之不知此而悖之此皆指中正仁義而言

孟子論仁義禮智即太極也

中正仁義性也性即太極也夫豈性之外復有太極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

太極之理中庸備之

六經四書之理不出太極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理義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

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視爲先

人只是有已故不能與天地同其大其要惟在克已

河圖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數各相合洛書一六二七三

八四九之數各相近

發明大易象數之原始於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作易本原不過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數語但諸儒不之察獨邵子朱子能發明之

河圖虛其中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者四象也四實四空者八卦也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言蓋本於此

朱子論易象數皆本於大傳

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聖人方靜之時正也義也寂也太極之體以立方動之時中也仁也感也太極之用以行此聖人之一動一靜無

非妙道精義之發有不待言而著者

學易只在語黙動靜之間須時時學之

聖人方靜之時百體收斂一心湛然而萬理咸具及其動也隨感而應動容周旋中禮耳目有聰明之理手足有恭重之理以至人倫之間各有仁義禮智信之理夫豈待言而後著哉

天雖不言而元亨利貞循環無端運而爲春夏秋冬之序發而爲温熱凉寒之氣萬物生長遂成各正性命夫豈待言而後顯哉

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學須切問近思方可見道不遠人

易不外動靜

人之一動一靜而太極無不在焉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陰陽動靜亦如此

朱子論喜怒未發之中曰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爲纔思即是已發爲比（河津本洛陽本作此）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能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河津本洛陽本作此）則未可也

朱子曰程子言纔思即是已發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庖丁解牛人處常變之道備焉

之上六爻未嘗言陰有復生之理獨於剝之上九言陽有復生之理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

庖丁解牛順其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技經肯綮之未嘗遊理則大軱矣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綴洛陽本作掇念過便教人省悟石門本作綴訛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綴洛陽本作掇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朱子文集有未爲定說者如盡心知性一段與孟子盡心知性集註不同當以集註爲定說

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復之卦辭言造化之復爻辭言人心之復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朱子與皇甫文仲帖曰本義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簡略耳

朱子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義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機權世俗之學

許魯齋曰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竊謂異端正與吾道相反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爲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

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其宜不逆萬物

即所謂利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爲學之要也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進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焉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思道何所不至此即無忘之意

師初六爻辭曰師出以律不(易作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失律即不臧也

君子行有不得皆反諸已而無責人之心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於不責人其德進矣

春夏之陽木火之氣也秋冬之陰金水之氣也此五行陰

陽無餘河津本無餘字欠也

陰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不在陰陽外

忿懥支言褱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吝者人之大病也不

可不去

知至至之止至守是至處下至守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

處終之是終而不去

夫石門本作夬非剛立之稱見比卦傳

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

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非周曰傳者僞辭劉

陽修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

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用人數可之言世盡作吏之弊

叢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石門本作本非實先撥故註者以治內爲標內不治而求難安

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見矣

列子曰運轉不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是天地之化無止息之閒如人之自少而老物之自盛而衰無須臾之不變但人自不察耳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觀人所爲順理即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後石門本河津本無後字知吉乎所爲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無行可石門本洛陽本作所悔最爲難事

雷擊而爲石門本河津本爲下有雷字斧星隕而爲石是皆氣結而成

者以是知土石之類皆天地之初氣凝結而成但剛爲一陽柔爲陰耳

五行圖(河津本作同)有陰陽就水木火金土上又各有陰陽如木陰也其質屬陰其氣屬陽之類

